

Super Sad True
Love Story



[美] 加里·施特恩加特 著 | 李雪 译 — Gary Shteyngart

爱在长生不老时

不要让他们告诉你，生活就像一场旅行；所谓旅行，应该有一个目的地

美国四十岁以下二十位最佳作家列选

《格兰塔》美国最杰出青年小说家

首位获伍德豪斯最佳喜剧小说奖的美国作家

人民文学出版社

013029181

I712.45
1693

爱在长生不老时

[美] 加里·施特恩加特 著
李雪 译

Gary Shteyngart

人民文学出版社



I 712.45

1693



北航

C1637563

181820810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2-0474 号

Gary Shteyngart

SUPER SAD TRUE LOVE STORY

Copyright © 2010 by Gary Shteyngart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andom House,
an imprint of The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在长生不老时/(美)施特恩加特著;李雪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02-009486-8

I. ①爱… II. ①施…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17585 号

特约策划:潘丽萍

责任编辑:马爱农

封面设计:董红红

封面用图:René Magritte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10 千字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0.75

版 次 2012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486-8

定 价 35.00 元

目 录

拒绝温柔

摘自列尼·艾布拉莫夫的日记 1

有时生活就是一混蛋

摘自尤尼斯·朴在全球青少年网上的邮件 25

水獭反击

摘自列尼·艾布拉莫夫的日记 33

我唯一的男人

摘自尤尼斯·朴在全球青少年网上的邮件 43

生存的谬论

摘自列尼·艾布拉莫夫的日记 50

下一程——回家

摘自尤尼斯·朴在全球青少年网上的邮件 72

分级功能

摘自列尼·艾布拉莫夫的日记 77

快炒上那盘茄子

摘自尤尼斯·朴在全球青少年网上的邮件 99

乖乖投降

摘自列尼·艾布拉莫夫的日记 101

我的心里开出一朵花

摘自尤尼斯·朴在全球青少年网上的邮件 114

核战危机

摘自列尼·艾布拉莫夫的日记 121

自律,仁慈,信念,希望

摘自尤尼斯·朴在全球青少年网上的邮件 144

艾米·格林伯格的“救生圈时间”

摘自列尼·艾布拉莫夫的日记 152

安静的美国人

摘自尤尼斯·朴在全球青少年网上的邮件 170

原罪者的远征

摘自列尼·艾布拉莫夫的日记 180

我会更爱他

摘自尤尼斯·朴在全球青少年网上的邮件 198

抗击炎症

摘自列尼·艾布拉莫夫的日记 205

老牛吃嫩草

摘自尤尼斯·朴在全球青少年网上的邮件 227

决裂

摘自列尼·艾布拉莫夫的日记 236

安全局势正在好转

摘自列尼·艾布拉莫夫的日记 252

约会贴士

摘自尤尼斯·朴在全球青少年网上的邮件 265

五角党

摘自列尼·艾布拉莫夫的日记 274

噢,上帝,我真是个坏女友

摘自尤尼斯·朴在全球青少年网上的邮件 283

聋孩区域

摘自列尼·艾布拉莫夫的日记 287

我们该如何告诉列尼

摘自尤尼斯·朴在全球青少年网上的邮件 298

永远年轻

摘自列尼·艾布拉莫夫的日记 307

欢迎回来,伙计

《列尼·艾布拉莫夫日记》之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二〇一二年版后记 327

致谢 335

关于作者 337

关于字体 338

拒绝温柔

摘自列尼·艾布拉莫夫的日记

六月一日

罗马—纽约

亲爱的日记：

今天我做了一个重要决定：我将永远不死。

我周围的其他人都会死，都会变得毫无意义。他们的个性也会随之烟消云散，就像电灯一样关灭。他们的生命，他们的一切，最后只能浓缩成光滑的墓碑一块，上头的墓志铭还言过其实：“她犹如星星般闪亮”，“永远铭记于我们心头”，“他热爱爵士乐”。就算是这些，也有可能被潮水卷走，被将来基因突变的海龟踢毁。

不要让他们告诉你，生活就像一场旅行。所谓旅行，应该有一个目的地。当我登上六号列车去看望我的小社工，那才叫旅行。当我乘坐的“美联航达美航空”^①的飞机颠簸在大西洋上空，我乞求机长掉头飞回罗马，

① 联合航空、大陆航空、达美航空为美国三大航空公司，前两者现已合并，通称为“美联航”，此处为三家合并后的名称。下文还会出现几家公司合并后的名称，均属虚构。

飞向尤尼斯·朴善变的臂膀，那才叫旅行。

但是，等等，还不止这些吧？我们还有下一代，我们不会死，因为我们还有子孙。DNA像宗教一样传承，妈妈的卷发，外公的下嘴唇，“我相信，孩子就是我们的未来”，此处引用上世纪八十年代超级巨星惠特尼·休斯顿的流行单曲《最伟大的爱》，选自她那闻名遐迩的第一张唱片的第九首。

扯淡！孩子是未来，这只是从最狭隘的繁衍意义上来说的。等他们也消失的时候，他们才是未来。刚才说的那首歌的下一句就是，“好好教他们，让他们做主”。言下之意是鼓励我们为了下一代，放弃自我。比如，“我为孩子而活”的说法，相当于承认我们将不久于人世，我们生命的现实意义其实已经终止。“我将为孩子慢慢死去”可能更确切一点。

但我们的孩子又如何呢？可爱，新鲜，青春无敌，对死亡一无所知，像尤尼斯·朴一般，在草地上打滚，光滑白皙的腿，一头褐色的秀发富有弹性，闪耀着健康的光泽，展露他们少不更事的简单与天真。

然后呢，弹指一挥间，近一世纪过去了。那些在亚利桑那养老院里流着口水、生活需要墨西哥保姆料理的，可还是他们？

归零。你知道吗？如果没有比较，安安静静地在八十一岁高龄寿终正寝，就像一个悲剧。而每天，人们——美国人，如果这样说能让你更觉紧迫的话——倒在战场上，再也无法起来。他们再也不会存在。他们有复杂的个性，临死前的瞬间，大脑皮层浮现这个动荡的世界，与我们相似的祖先本可以在上面牧羊，吃人参果。这些死去的家伙是为数不多的神灵，爱的容器，生命的施主，无言的天才，更像铁匠铺的神灵，早上六点一刻起床，煮好了咖啡，默默地祷告着他们能活到明天，后天，苏珊的毕业典礼，然后……

归零。

但我不是。亲爱的日记，幸运的日记，可怜的日记，从今天起，你将经

历一场空前绝后的历险,那个带你历险的人就是我——容易紧张,长相普通,身高六十九英寸,体重一百六十磅,身体质量指数(简称 BMI)二十三点九,稍稍超标。为什么“从今天起”?因为就在昨天,我遇见了尤尼斯·朴,她将让我痴缠一生。好好看看我,日记,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一个平凡无奇的男子,长着一张灰蒙蒙、凹陷的脸,两只好奇、濡湿的眼睛,高高的额头闪着光亮,山顶洞人兴许可以在上面作画。镰刀一般的鼻梁下面是两瓣长满褶子、薄薄的嘴唇。从后面看,你可以发现秃顶的形状像极了俄亥俄州,其首都哥伦比亚正好用一颗深褐色的痣标注。该区域还有明显扩张的迹象。微不足道。微不足道就像我的诅咒。这样一个躯干,却生活在如此不平凡的世间。三十九岁,正当壮年,却有太多胆固醇,太多荷尔蒙,太多这个,太多那个,心脏不好,肝脏受损,生活的希望就这样被活活撕碎。一星期之前,当尤尼斯还没有给我活下去的理由时,日记,你是不会注意到我的。一星期之前,我基本不存在。一星期之前,在都灵的一家餐厅,我正走向一个潜在客户,就是那种“高端客户”。他正准备享用他的意式大杂烩,抬头看我一眼,眼神却倏忽飘过了我,再低头看他的意式大杂烩,七种肉类和七种蔬菜酱,像做爱一般水乳交融在一起。等他再抬头,眼神同样忽略了我。很显然,想让这样的上流人士稍稍注意到我,我得朝舞蹈的驼鹿射上一支燃烧的箭,或者被某个国家元首朝着裆部狠狠地踢上一脚。

然而,列尼·艾布拉莫夫,日记本的主人,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将永生不死。技术基本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作为斯塔林一渥帕常公司后人类服务部的“热爱生命者”外联协调员(等级 G),我将是第一个践行者。我只要好好的,并且相信自己就可以了。我只要远离反式脂肪和烈酒就可以了。我只要多喝点绿茶和碱化水,并把我的基因报告给合适的人就可以了。我只要再生受损的肝脏,给全身的循环系统输入“好”的血液,并且

找个安全又温暖(但不要太温暖)的地方,躲过那么几场动乱和大屠杀就可以了。当我们的地球毁灭的那一天,那一天是铁定会来的,我会去一个新的地球,更多绿色,更少过敏原。按照我的推测,这个时间应该是在距今 10^{32} 年以后。我们的宇宙决定自我了断,我的肉身将越过黑洞,直接进入一个无与伦比的奇迹之地,在那里,所有在地球 1.0 版本中让我欲罢不能的东西——比如肉酱面,开心果冰淇淋,地下丝绒乐队早期的摇滚作品,以及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富于巴洛克建筑风格的臀部上那丝滑、黝黑的肌肤——所有这些看起来都会像高楼广厦、婴儿奶粉、“西蒙说这样做”的游戏一般幼稚可笑。

就是这样:我将永生不死,亲爱的日记。决不,决不,决不,决不。你要是不信就见鬼去吧。

昨天是我在罗马逗留的最后一天。十一点左右起床,在一个小酒吧点了一杯玛奇朵,吃到了我吃过的最好的蜂蜜奶油卷。只是隔壁的十一岁小男孩显然有点反美,透过窗户对着我喊:“反对全球化! 没门!”温热的毛巾挂在脖子上,心里稍有愧疚,临走前还没有打点好行装。手机一直响个不停:合同、数据、图片、投影、地图,还有收入、声音和狂躁。不过还有这样初夏的一天在等着我,这样的街道主宰着我的命运,用它那如烤箱般温热的温度拥抱着我。

还是在我经常驻足的地方停了下来。欧洲最美丽的建筑(没有“之一”)。古罗马万神殿。圆顶弧度恰到好处;穹顶就在你的头顶,却被数学的精确冷冰冰地悬在了半空;上面的圆孔正好可以透过雨水和骄阳,但置身其中还是让人觉得荫凉舒适。万神殿的美无与伦比! 花里胡哨的修缮只是画蛇添足(它从官方意义上来讲是一座教堂),势利、俗气的美国游客旨在追寻那廊柱间一点荫凉。当代意大利人在外头软硬兼施。男孩毛茸

茸的大腿跨在嗡嗡作响的摩托车上，心里却想着怎么把下面那家伙伸进女孩身体里。几代同堂的生活犹如脓包般不忍卒睹。哦，不，这是人类迄今为止造得最好的坟墓。当地球灭亡、我挥挥手离开的时候，我将带着对它的记忆，我将用零和一来为它编码，并昭告整个宇宙：看看原始人造的这个！看看他们对永恒的追求，他们的纪律，他们的无私。

我在罗马逗留的最后一天。我点了一杯玛奇朵。还买了一支挺贵的除臭剂，或许，我是在期待爱情。日头正盛的午后，在我的小公寓里，我酣睡了三个小时。接着，在一个叫法布里齐亚的朋友的聚会上，我遇见了尤尼斯——

不过等等。事实不是这样。时间顺序其实不是这样，我对你撒了谎，日记。才写到第五页，可我已经谎话连篇。聚会之前发生了一件糟糕的事。太糟糕了，我都不想记录，因为我想让你看起来正面一些。

我去了美国大使馆。

去那儿不是我的主意。我的一个朋友桑迪告诉我：如果你在外滞留超过两百五十天，又不回去一个叫“欢迎回家，伙计”的机构报到的话，他们会在你回国时直接在肯尼迪机场把你抓起来，送进某个地处穷乡僻壤的“安全审查机构”，关上十天半个月。

你瞧，桑迪是个灵世面的人，他可是在时尚界混的。既然他说得这么有鼻子有眼，我就真当了回事，去威尼托走了一趟。在一条新开挖的护城河后面，坐落着我们国家乳色外墙、富丽堂皇的大使馆。不过这地方后来不久就又转手卖给了挪威国家石油海德鲁公司——当然，告诉我这个的，又是桑迪。我去的时候，那儿的树啊、灌木丛啊，都被打理得怪模怪样的，高耸在那里，大概是为了讨新主人喜欢。护城河里有装甲船只往来巡逻，而里头的文山会海从外头就能窥知一二。

签证处几乎空无一人。只有那么可怜巴巴的几个阿尔巴尼亚人还想

着移民美国,这些人中有好几个看到这么一幅海报后,也打消了移民念头:一只英勇的小水獭,头戴墨西哥宽边帽,想奋力跳上一艘拥挤的橡皮艇,上面的标题赫然写着:“满员,伙计。”

我来到一个像临时鸟笼一样的地方,一个戴眼镜、上了岁数的男人冲我喊了几句,我听不清,只能挥挥手中的护照。好在后来终于来了一位菲律宾大妈,这种地方可是少不了她们的。她挥手示意我穿过一条逼仄的走廊,来到一间公立高中教室一般的屋子,屋子里醒目地挂着“欢迎回家,伙计”的横幅。还记得那只墨西哥水獭吗?在这儿,它被美国化了(宽边帽也换成了系在脖子上的红白蓝丝巾)。驮着水獭的是一匹抛着媚眼的马,两个家伙正飞奔向一轮冉冉初升的红日。

大概有五六个像我这样的人坐在破烂的桌子后面,戴着耳机,嘟哝着什么。我看到有把空椅子上放着一个耳机,上面写着这样一些字:“请戴上耳机,放下通讯设备,放下一切戒备。”我照做了。一首电子乐版的约翰·库格·梅伦坎普^①的《粉色屋子》(“那不是美国吗?值得一看,宝贝儿!”)充斥着我的耳朵,一只高清版本的水獭出现在屏幕上,背上有字母ARA,闪烁着化作这三个字母所代表的传奇——美国重建署。

小水獭挺起上身,扑掸扑掸身上的灰尘,跟我打招呼:“你好,伙计!”声音听起来分外欢快。“我叫杰弗里·奥特,我打赌我们一定能成为朋友!”

我忽然怅然若失。“你好,”我说,“杰弗里。”

“你好,”水獭说,“接下来我会礼貌性地问你几个问题,为的是做数据统计。如果你不愿回答,就直接说‘我不愿回答’。记住,我是来帮助你

^① 美国摇滚歌手、词典作者、画家,他的《粉色屋子》表达了美国中产阶级一成不变地居住在“粉色小屋”中的单调与乏味。英语中的粉色有“典范”之意。

的！好吧，我们先从简单的开始。你的名字和社保号码？”

我四下张望，其他人都忙不迭地跟他们的水獭汇报着什么。“列纳德，你也可以叫我列尼，列尼·艾布拉莫夫，”我又报上了一串社保号码。

“你好，列纳德或者列尼·艾布拉莫夫，205-32-8714。我谨代表美国重建署，欢迎你回到新的美利坚合众国。当心了，世界，我们现在不可阻挡！”麦克·法丹和怀特海德的迪斯科单曲《无可阻挡》立刻灌满了我的耳朵。“现在告诉我，列尼，你为什么离开美国？工作还是旅游？”

“工作。”我回答。

“你的职业，列纳德或者列尼·艾布拉莫夫？”

“呃，无限延寿公司。”

“无限人寿公司，对吗？”

“是‘无限延寿公司’。”我强调。

“你的信用等级呢，列纳德或者列尼，从满分一千六百分计算？”

“一千五百二十。”

“还不赖，你一定很会精打细算。银行里有你的存款，你还为‘无限人寿公司’工作，这样一来我不得不问你一句，你是两党制的吗？如果是，你愿意接收我们每星期发来的《无可阻挡》的手机问讯吗？这样可以帮你更好地重新适应在美国的生活，并且效率很高。”

“我不是两党制的，但我愿意接受你们的手机问讯。”我试着表达得友好一点。

“好吧，伙计，你已经上了我们的名单。说吧，列纳德或者列尼，你在国外期间有没有遇到看起来不错的外国人？”

“有。”我说。

“什么样的？”

“意大利人。”

“是‘太大意的人’？”

“意大利人。”我重复了一遍。

“是‘太大意的人’，”水獭还蛮固执，“身处异乡，人难免就会孤独，你懂的。事情就是这样，所以我从不离开我出生的那条小溪。啥意思？告诉我，在这期间你跟非美国裔女子有没有发生过性接触？”

我吃惊地盯着水獭，手忍不住在桌子底下发抖。其他人也会被问到这个问题吗？我可不想被关进某个穷乡僻壤的“安全审查机构”，就因为我曾经趴在法布里齐亚身上，为了驱散心中的孤独和失落。“有，”我说了，“就跟一个女的，我们做了好几回。”

“请告诉我这个非美国裔女子的全名，先说姓。”

我看见在我前面几张桌子那儿的一个小伙子，方方正正的盎格鲁脸，络腮胡占去了大半，冲着话机说了几个意大利名字。

“我等你说名字呢，列纳德或者列尼。”水獭不依不饶。

“德萨尔瓦·法布里齐亚。”声音轻得我自己都听不见。

“是‘德萨尔瓦——’”就在这时，水獭说不下去了，我的耳机里发出嗡嗡的声音，好像塑料壳子里有个轮子在拼命旋转，老旧的线路显然经不起水獭又唱又跳的折腾。屏幕上出现一行字“错误代码 IT/FC-GS/FLAG”。我只好起身走到门口。“对不起，”我凑近对讲机，“我的耳机坏了。水獭讲不了话，你能叫刚才那位菲律宾大婶过来吗？”

上了年纪的家伙噤里啪啦说了一堆，我听不太明白，只看到他夹克的翻领上晃动的星条旗。隐约地，我好像听到他说“等等，叫服务代表”之类的话。

一个小时就这样在官僚做派中耗去。几个人忙碌地走来走去，最后搬来象征美国的金色老鹰雕像，还有一张少了三条腿的餐桌。最后，一位白人老妇终于踩着一双白皮鞋，穿过走廊，走了进来。她的鼻梁异常挺

拔,比任何一个喝台伯河水长大的罗马人还要罗马,一副巨大的粉框眼镜,看起来精神矍铄且让人倍感亲切。只有嘴唇暴露了岁月的风霜,耳垂上挂着大大的一副银耳环。

她的外貌风度,让我想起了内蒂·法恩,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我的高中毕业典礼上。四十年前,我父母为了美金,也为了信仰,不远千里从莫斯科飞来美国,到机场接他们的就是内蒂。她就是他们年轻的美国妈妈,经常给他们带犹太薯饼解解馋,替他们安排英文课,还施舍给他们些旧家具。事实上,内蒂的丈夫曾供职于华盛顿的国家部门,而且,就在我动身来罗马之前,母亲还告诉我他就被委派在某个欧洲国家的首都……

“法恩夫人?”我试探着叫了一声,“您叫内蒂·法恩吗,夫人?”

夫人?我从小就崇拜她,甚至有点儿怕她。她目睹了我们家最穷困潦倒的时刻(想当年我爸妈来美国的时候,穷得两个人合穿一条裤子)。但是她让我感觉到的自始至终都是毫无保留的爱,她的爱像汹涌的潮水一样把我包围,让我觉得自己很弱小,需要被保护,这股爱的潮水同时又在跟一股不知名的暗流搏斗。我才说完,她的手臂已经把我抱住,嗔怪我为什么不早点来看她,还提醒我现在看起来忽然很苍老。(“不过夫人,我也快四十了啊。”“喔,时间这浑小子跑哪儿去啦,列纳德?”)诸如此类犹太式的欢呼雀跃。

她原来是为国家部门工作的,现在正供职于“欢迎回家,伙计”。

“别想歪了,”她说,“我只是做客服的。回答问题,而不是向人提问。提问那是重建署干的事儿。”忽然她前倾身子,凑近了我。她凑得那么近,我甚至可以闻到她洋蓍味儿的口气。她压低了嗓音说:“哦,列尼,你说都发生了什么?我桌上的报告都让我哭了。中国人和欧洲人打算和我们分道扬镳了,我不太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但能好到哪里去呢?还有,我们打算把信用不好的移民统统遣送回国,我们可怜的孩子在委内瑞拉

被屠杀。这次我觉得我们是走到头了！”

“不，法恩夫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安慰道，“至少还只有一个美国。”

“那个不靠谱的鲁本斯坦。你相信他是我们的一员？”

“我们的一员？”

“犹太人。”轻得几乎听不见。

“我爸妈倒是挺喜欢这个人的，”言指我们的国防部长，对外盛气凌人，其实是个倒霉蛋。“他们坐在家里，看看福克斯自由电视台的基本频道和额外频道就行了。”

法恩夫人做了个鄙夷的表情。她把我爸妈接到了美国，教他们要漱口、要换身干净衣服，但有些东西是怎么也抹不去的，比如我爸妈身上那种苏联犹太人的保守，为着这个，他们最后与夫人分道扬镳。

她是看着我长大的，彼时，艾布拉莫夫一家还住在皇后大街一个拥挤的公寓里，现在看来可能挺怀旧的，但其实只是个破烂地方，仅此而已。父亲曾经在长岛的一个政府实验室里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门卫，这份工作好歹让我生命的最初十年吃上了“斯帕姆”火腿。母亲是这样庆祝我的出生的：她从存款部的书记员（或者叫打字员）一下晋升成了秘书，而当时她的英文水平其实很糟糕。忽然之间，我们一家似乎就迈进了中下层阶级。那时候，父母会开着生锈的雪佛兰，载着我，去家附近更穷的地方兜风，这样我们可以嘲笑一下作为下等人的棕色人种，看他们穿着拖鞋邋遢地走来走去，顺便也学会了在美国生存重要的一课：失败意味着什么。我记得父母跟内蒂夫人之间的裂痕是从这儿开始的，爸妈把去科伦纳和贝德斯泰这些相对安全的区域兜风的事告诉了她。接下来他们在英俄词典里得知了 *cruel* 原来是“冷血”的意思，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美国妈妈居然会用这样的词形容他们。

“快点把你的近况告诉我!”内蒂·法恩问道,“你在罗马做些什么?”

“我从事创意经济,”说实话我还是蛮骄傲的,“公司的名称叫‘无限延寿公司’。我们的宗旨是让人长生不老。我在欧洲寻找我们的VIP客户——就是高端客户——他们是我们的潜在客户群。我们管他们叫‘热爱生命者’。”

“哦,天哪!”法恩夫人叫了起来。显然她搞不清楚我在说什么,但你要知道她的三个儿子个个彬彬有礼,都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高材生,所以她还是笑着鼓励我:“一定很了不起!”

“没错,”我说道,“但眼下我遇到了点儿麻烦。”我把刚才的事跟她说了一遍。“或许水獭先生以为我跟一些来路不明的人混在一起,其实只是些普通的‘意大利人’。”

“把你的耳机给我看看。”她命令道。她把眼镜抬高了些,露出了六十出头的人才有的皱纹,这使得她的脸看上去愈发柔和。我敢说,打她出生,她的脸就是这般让人喜欢。“错误代码IT/FC-GS/FLAG,”她叹了口气,“孩子,有点儿麻烦了,你上了他们的黑名单。”

“为什么?”我忍不住叫起来,“我又没做什么!”

“嘘——让我帮你重启一次,我们重新来一遍。”

试了好几遍,但每次进行到一半,水獭就说不了话,显示的也是同样的错误信息。“什么时候这样的?”她问我,“那小东西问了你什么?”

我迟疑了,面对我们一家的恩人,我就像被扒光了一样羞愧难当。“他问我跟我发生关系的意大利女人的名字。”最后我还是老实说了出来。

“让我们再倒回去,”内蒂果断地说,再次充当了维修员。“水獭问你是否愿意接收‘我们不可阻挡’的时候,你照做了吗?”

“是的。”

“好的。你的信用等级呢?”我如实相告。“行,我不担心了。如果你